

韦十一娘传 （明）胡汝嘉着

程德瑜者，字符玉，徽商贾人也。然性简默端重，有长者风。尝行货川陕间，即得利将归，过文阶道中，饮于逆旅，时有一妇人跨驴而至，年可三十许，颇有色而貌甚武，亦投店饭，店中无不瞩目，程独端坐不瞬。饭既毕，将行，妇忽举其袖，恍然曰：“适无所携，而已饕主人饭，奈何？”众皆讪侮之，而店主坚求其值。程遽起以钱酬之，曰：“此娘子，岂乏此数文，而君必困之耶。”语毕，欲行，妇前再拜曰：“公诚长者，请公姓名？当倍酬公耳。”程答曰：“钱不足酬，姓名亦不足问也。”妇曰：“少间，有小惊恐，妾将有以报公，故问公，公幸勿隐，如欲知妾姓氏，而韦十一娘者是也。”程极讶其言不伦，漫道姓名而去。妇曰：“余于城西探一亲，少顷，亦当东耳。”策驴而去，其行如飞。

程且行且疑，第以妇人语不足凭，又彼一饭资尚不能措，即有惊恐，又安能相报也。与其仆驱而前，甫过三四里，道遇一人，荷笠负笈，衣体尘暗，似远行者，与程并道，或前或后，程试问之，曰：“此前当何所抵？”其人曰：“此去六十里为杨公镇，镇有旅铺可栖泊，近则不可得也。”程曰：“日暮可得达乎？”其人视日影曰：“我可耳，君不达也。”程曰：“我骑，尔步，何反不相及？”其人笑曰：“此南有支径可二十余里直达河水湾，又二十余里即镇耳。公官道迂回，故不相及。”程曰：“果有支径，即相指示，抵镇当以酒食丰劳，可乎？”其人欣然而前，程驱而从之，果得一径，初入稍平坦，里许渐硣确，有山陡绝，绕冈而行，密林如幄，仰不见天，程惶惧，咎其人，答曰：“前此即平路矣。”又度一丘，则转崎岖。程悔，欲回马，忽其人呼哨数声，即有红巾数辈涌出。程知不可，遽前揖曰：“宝镪，恣君取之，惟鞍马衣装留为归途之费耳。”盗果取其镪而去，劬中仆马俱失所在，程怅怅莫知所适从，登高望之，杳无踪迹。

忽树叶窸窣有声，回视之，见一女子瞥然而至，视其貌甚姝，而体特轻便，方欲问之，遽前致词曰：“儿韦十一娘弟子青霞也。知公惊恐，特此奉慰，复约会前冈之侧。”程顿悟曩语，稍安，随女子行半里许，则韦在焉。迎语程曰：“公大惊恐，不早相接，妾之罪也，然宝镪已取，却仆与马当即至也。”程唯唯，韦曰：“公不可前，小庵不远，能过一饭否？失此处，亦无可寄宿也。”程从之，过二冈，即见一山陡绝，四无连属，高峰入云。韦以手指之，曰：“此是也。”引程攀萝附木而登，每陡绝处，韦与青霞扶掖而上，数不一休，喘呵不已，而韦与女子则无异平地。每上望，若将入云霭中，比中回视，则云霭又在下矣。如此行数里许，方得石磴，磴百级乃有平土，则茅堂在焉，堂甚雅洁。揖程坐升榻上，更命一女曰：“缥云，具茶果、松醪、山蕨饮程。”皆甘芳可爱。

酒罢，命饭，意甚勤渠。

程乃请曰：“曩不自戒”，狼狈在途，非藉夫人威力，不能出诸泥途，然不知夫人以何术能制诸鼠辈也？”韦曰：“吾剑侠也。适于市肆见公秀雅，故相敬。然视公，面气滞，知有忧虞，故为乏钱，以相试耳。”程颇通文读史鉴，因问之曰：“剑术始于唐，至宋而绝，故自元迄国朝竟不闻者，夫人自何而学之？”韦曰：“剑不始于唐，亦不绝于宋。自黄帝受符于玄女，而此术遂兴，风后习之，因破蚩尤，帝以术神奇，恐人妄用，又上帝之戒甚严，以是不敢宣言，而口授一二诚笃者，故其传未尝绝，而亦未尝广也。其后张良募之以击秦，梁王遣之以刺袁盎，公孙述之杀来、岑，李师道之伤武元衡皆此术也。此术既绝，唐之藩镇有相仿效延致奇异，而一时罔利之人，皆为之用，故独见称耳，而不知实犯大戒，诸人旋亦就祸，无怪也。尔时先师复申前戒，大抵不得妄传人、妄杀人；不得为不义使而戕善人；不得杀人而居其名，此最戒之大也。故元昊所遣不敢杀韩魏公，苗刘所遣不敢杀张德远，盖犹有畏心顾前戒耳。”程曰：“史称黄帝与蚩尤大战，不言有术；张良遣力士，亦不言有术；梁主（）、公孙述、李师道所遣盗耳，亦何述之有？”韦曰：“公误矣。此正所谓不敢居其名者也。蚩尤生象异形，且有奇术，岂战陈（）可得？始皇拥万乘。仆从之盛可知，且秦法甚严，固无敢击之，亦未有击之而得脱者。至如袁盎官近侍，来、岑为大帅，武相位台衡，或取之万众之中，直戕之辇毂之下，非有神术何以臻此？且武相之死，取其颅骨去，何其暇裕哉？此在史传，公不详玩之耳。”程曰：“史固有之。如太史公所传刺客，岂非其人乎？至荆轲则病其剑术疏，岂诸人固有得也？”韦又曰：“史迁非也。秦诚无道天所命也，纵有剑术，将安施乎？专、聂诸人，血气雄耳，此谓之术，则凡世之拼死杀人，而以身殉之者，孰非术哉？”程曰：“昆仑摩勒如何？”曰：“是特粗浅者耳，聂隐娘、红线斯至妙者也。摩勒以形用，但能历险阻试矫健耳。隐娘辈以神用，其机玄妙，鬼神莫窥，针孔可度，皮郭可藏，倏忽千里，往来无迹，岂得无术？”程曰：“吾观虬髯函仇人首而食之也，是术之所施，固在仇乎？”韦曰：“不然，虬髯之事寓言耳。虽仇亦有曲直，若我诚负，则亦不敢也。”“然则子之所仇，孰为最？”曰：“世之为守令，而虐使小民，贪其贿又戕其命者；世之为监司而张大威权，悦奉己而害正直者；将帅殖货不勤戎务，而因债国事者；宰相树私党去异己，而使贤不肖倒置者：此皆吾术所必诛者也。若夫舞文之吏，武断之豪，则有刑宰主之；忤逆之子，负心之徒，则有雷部司之，我不与也。”程曰：“杀之之状如何，何我未前闻也？”韦笑曰：“岂可令君知也。凡此之辈，重者或径取其首领及其妻子，次者或入其咽断其喉或伤其心，使其家但知其为暴卒而不得其由；或以术摄其魂使之佗僚（）失志而歿；或以术迷其家，使之丑秽迭出，愤郁

而死。其时未至者，但假之神异梦寐，以惊惧之而已。”程曰：“剑可试乎？”曰：“大者不可妄用，且恐怖公，小者可也。”乃呼二女子至，曰：“程公欲观剑，可试为之，即此悬崖旋掣可也。”女曰：“诺。”韦即出二丸子向空掷之，数丈而坠，女即跃登枝梢，以手承之，不差毫发。接而拂之，皆霜刃也。其枝樛曲倒悬，下临绝壑，窅不可测。程观之，神夺体栗，毛发森竖，而韦谈笑自若。二女运剑为彼此击剑之状，初犹可辨，久之，则但如白练飞逸而已。食顷乃下，气不嘘，色不变，程叹曰：“真神人也。”

时已婚媿，乃就升榻上施衾褥命程卧，仍可以鹿裘。韦与二女作礼而退，宿其石室中。时方八月，程拥裘覆衾，犹觉凉，凉盖其居高寒也。未明，韦已兴，盥栉毕，程亦兴，韦出拜相慰劳。早膳毕，命青霞操弓矢，下山求野鲜饌，无所得。复命缥云。坐谈未久，缥云携雉、兔各一至。韦甚喜，命庖治供酌。程曰：“雉、兔固不易得乎？山中何多此？”曰：“山中诚不乏此，彼潜藏难求耳。”程笑曰：“子之神术，无求不获，何有雉、兔？”韦曰：“公何谬也，吾术固可用以伤物命以充口腹乎？不惟神理莫容，亦不得小用之如此也。固当挟弓矢尽人力取之耳。”程深叹服。

即而酒至数行，程请曰：“夫人家世，亦可闻乎？”韦踌躇沉吟曰：“事多可愧，然公长者，言之固无效耳。妾故长安人，父母贫，携妾取寓平凉，以艺营食，父亡独于母居。又二年，以妾嫁同里郑氏子而母亦适人。郑子挑无度，喜侠游不事产业数谏之，辄至反目，因弃余，与其徒之塞上立功，竟无复耗。而伯氏不良，屡以言挑我，我峻拒。他日强即我，我提床头剑刺之，不殊而走。我自念不得于夫，又伤其兄，虽衅不自我，亦何颜立其家。先是有赵道姑者，有神术，自幼爱我，谓可传其道。制于父母，未遂也。次日，潜往投之，道姑欣然接纳，曰：‘此地不可居，吾山中有别业。’即携我登一峰，较此更峻，既上则团瓢止焉。教我以术，到暮则径下山去，而留我独宿，戒之曰：‘无得饮酒及外淫也。’余意深山之中，而是皆非所当有，心不然之，遂宿其床。至更次，有男子踰垣而入，貌绝美，余遽惊起，问之不答，叱之不退。其人遽前，将拥抱我，我不从，彼求益坚。抽剑欲击之，其人亦除剑相刺，剑极精，我方初学不逮也。乃掷剑哀求之，曰：‘妾命薄，久已安，诚不忍及乱，且师有明戒，不敢犯也。’其人不听，力欲加我以剑，我引颈受之，曰：‘死即死耳，吾志不可夺也。’其人却剑而笑曰：‘可以知子之心矣。’谛视之，非男子，即道姑也。因是谓我心坚，遂尽授其术，术成而远游，遂居此山耳。”程听之，愈加钦重。

日将午，辞韦行。韦出药一囊，授之曰：“每岁服一丸，可一年无疾。”乃送程下山至大道而别。程行数里，则群盗举货及仆马候矣。程命分半与之，不

可。举一金赠之，不可。问其故，曰：“韦家娘子有命，虽千里不敢违也，违则必知之，吾不敢以性命博君货。”程乃叹惜，束装而行，遂不相闻。

又十年，程复出蜀，行栈道中，有少妇从士人行，数目程，程亦若素相识者，忽呼曰：“程丈，固无恙乎？独不忆青霞耶？”程方悟，乃与青霞及士人相见。霞顾士人曰：“此即吾师所重程丈也。”揖程于树下，相慰。而霞言其师尚如故，别程后数年，师命嫁此士人。缥云亦以从之，师亦复有弟子。”今我辈，但岁时省之耳。”问其所之，云：“有少公事。”意甚仓卒，遂别去。后数日，传闻蜀中某官暴卒，程心疑霞之为然。某人者，好诡激饰名，阴挤人而夺之位耳。是后更不复相闻矣。